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从前并不认同激情的表达。当回顾自己成长过程中不掩饰内心的情感,想爆发便爆发的状态时,常常觉得愧疚和汗颜。迈入社会,我更是总结出:能够克制自己、压抑情绪的宣泄,才是一个人真正成熟的标志。

激情的黑马

汪艳

然而,“理智战胜情感”,常常让我们身为“社会人”或是标榜为“成熟”的我们压抑或是忽略自己的情绪,让我们与真实的自己、也与身边的人疏远。理智其实无法战胜情感,而只会让人陷入人际关系的僵局中。

身边一位友人,认识不久,便因为一次激烈的、公对公的言辞交锋而与我陷入冷战中,彼此见了面也不打招呼,从心底里将之屏蔽出朋友圈。

但因为工作的关系还要常常见面,这种尴尬的氛围让人憋屈。一次在小组会议中正好谈到沟通的话题,我开诚布公、十分坦然地叙述了我俩上次的交锋并表达了内心的感受。她认真地聆听,真诚地注视并回应着我。那一刻的彼此对望之后,心里便产生了冰释前嫌的感应。现在的我们,学会了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相处,那种疙疙瘩瘩的疏远和别

扭感便不见了。激情的黑马无法被压抑,只能顺势而为地疏导。正如同泄洪不能封堵而是因势利导一样。常常听闻人因为情绪的压抑而产生了严重抑郁,并且这样的例子并不在少数。而那些舒展而随性的人,不仅自己活得生动而精彩,也能强烈地感染身边的人。

有一位老外上司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如果让我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她,那便是——真诚。她也从不掩饰、常常由衷地表达对我工作的认可和赞叹,真诚到让我毫不谦虚地认可自己。她评论自己喜爱的同事时神采飞扬:“我打赌,你要是看到他,肯定会立刻像喜爱甜品似的情不自禁爱上他”;若是评价自己不喜欢的人,则会用传神的表情把他的刻板木讷表达得如见其人。她是如此生动活泼,无距离地把自己的情绪传

递给了我。这样的表达对于有些人是纯天然、无需费力学习的,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则必须通过后天的训练来完成。

理解自己的情绪和感受,知道心里那匹激情的黑马当下是怎样的状态,才能知道如何来驾驭它。常常与自己待在一起,感受自己的情绪。面对愤怒、沮丧、懊恼、惭愧……我们得学会用言语准确地表达出来。当情绪来临时,试着在心里与自己对话:我这是怎么啦?现在有什么感受?该如何描述现在的状态……经常练习,那匹激情的黑马就会在理解的氛围中慢慢安静下来,并能通过准确的表达让人达到内外的和谐一致。一个能够充分理解自己的人,才能推己及人地深刻理解和共情别人,所谓“知己而达人”。

人与人之间的化学反应,首先必然来自于我们心里黑马与黑马的自然碰撞,让我们产生惺惺相惜、也让我们产生爱恨情仇。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匹肆意奔腾的激情黑马,理解它,然后才能更好地驾驭它。

中秋节前,市面上到处是月饼,广式、苏式、潮式、京式、津式、滇式及西式(冰淇淋、巧克力)……各逞其强,好不热闹。

从行业,除占据绝对优势的月饼,倘若可分什么流派的,上海总要刷刷存在感:摇笔杆的,有海派的;唱京戏的,有海派的;即使被“四大菜系”“八大菜系”冷落,毕竟也有个“本帮”辈头倔犟……现在么,月饼“山头”林立,但听说过有什么“本帮月饼”吗?没有!这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哦。

有人讲,不对,上海有“本帮月饼”,呸,乡下头不是有塌饼吗?那就是呀。你可能忍不住笑了,以为说这话的人在开“无轨电车”。

其实非也!用糯米粉包裹馅料,然后在平底锅里煎熟的糯米团,叫塌饼,没错;不过,上海郊区有的地方,比如川沙一带,把烘烤的、类似苏式月饼的点心,也叫塌饼。

“煮熟”的塌饼和“烘烤”的塌饼,容易混作一谈,增加误导概率。两厢区分清楚的最好方式,是赋予其一个内涵大外延小的名字,于是有了“高桥松饼”。

高桥松饼,是可以与苏式月饼相颉颃的上海点心,推许为“本帮月饼”,我觉得一点儿也不跌分。问题是,历史上,上海很多郊区,包括高桥镇所在的川沙,原本都属江苏省管辖,1958年才归入上海市。按此推理,高桥松饼套路苏式月饼便有了最大的证据。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自民国17年(1928)迄今,高桥竟然一直隶属上海特别市或上海市!这就是说,近100年里,高桥与江苏是脱节的;也因此,高桥松饼走出有别于苏式月饼的“独立行情”,并不令人奇怪。

即使高桥松饼身上带点苏式基因,也可理解:高桥与江苏在历史、地理、人

文上确实有过纠缠。不过,就外观和肌理而言,云南火腿月饼与苏式月饼、云南鲜花饼与潮州老婆饼相似度很高,是否据此认定它们存在着模仿跟被模仿的关系?难讲啊。

高桥松饼之“松”,有何典故?八个字即可概括——表皮松酥,馅心松软。那么,究竟烘焙到怎样的程度才符合所谓的“松酥”、“松软”?1974年出版的《上海糕点制法》一书“松饼”条,在“品质要求”一栏写得明白:“松饼的外形好似苏式月饼,但饼皮比月饼的更松”,“外表呈黄白色,饼皮松酥,微有脆性,用刀切开,层次完整清晰,馅料要干燥起松,细腻清爽。”

也许杠精要发飙:我吃的苏式月饼难道不是这样吗?老实说,你吃的苏式月饼,恐怕还不能代言所有苏式月饼;再说,你能确定自己对苏式月饼的感受与高桥松饼的“品质要求”完全吻合吗?

在我看来,高桥松饼“饼皮松酥,微有脆性,用刀切开,层次完整清晰”的目标,大多数苏式月饼就达不到。其实,不是它们做不到,而是操作上并不要求达到这个标准。

我们吃苏式月饼,往往一咬,一掰或一切,马上“花谢花飞花满天”“落絮轻沾刺绣窗”(《红楼梦·葬花吟》),粉粉碎——太脆了!而高桥松饼大概率不会,全赖“微有脆性”的技术指标卡着。至于“用刀切开,层次完整清晰”的目标,落实在一般苏式月饼上,也有难度,通常情况下,我们看到苏式月饼有那么几层酥皮跟一坨馅料形成一定的照应关系,已经相当不错了。高桥松饼传达出的精神是,必须8

层到12层,甚至36层(故有“千层饼”一说),还得“完整清晰”:把一只高桥松饼用刀切开,你会看到其剖面相当完整,饼皮和馅料的配合,好比火腿肠里肠衣和肉糜,路归路,桥归桥,又自然贴合;馅料不同于咸蛋里的蛋黄,一会儿靠上,一会儿靠下,老不居中。另外,高桥松饼馅料要求“干燥起松”,似乎也

让苏式月饼难受——如今的苏式月饼馅料大都板结黏连,否则无法支撑饼皮以彰显饱满。高桥松饼与苏式月饼还有一个异趣——底板无僵硬感。这很了不起,须知许多吃货吃苏式月饼,吃到“最后一公里”而不能善终,往往就因为底板过于厚实、僵硬,只好偷偷喂了垃圾桶。可惜!

高桥松饼的品种不多,无非豆沙、百果、枣泥,其中,我最欣赏的是豆沙馅,是它的“死忠粉”。坊间流传上海有“十大特产”,高桥松饼占了一席。试想,倘若它与苏式月饼完全重合,毫无亮点,怎么好意思标榜“上海特产”“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老上海人还记得吗,当年,区区一家郊区的食品加工厂——高桥食品厂,竟在淮海路最闹猛的地段高调开了门市部,几间门面,风风光光,与斜对面哈爾濱食品厂(西点为主)演对手戏。这说明高桥松饼在人们心目中有着相当分量;现在么,请大家最好再去回望一下高桥松饼,毕竟,它是“本帮月饼”啊。

巴山夜雨

徐梦嘉文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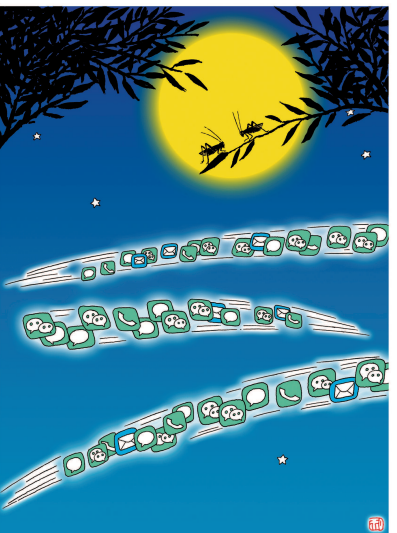
“巴山夜雨”出自李商隐《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说巴山夜雨时。”从小起我就钟情此含蓄隽永、画面感强的成语与诗作,或书写篆刻之或绘成诗意图。在夜雨涨秋池的季节里我解析巴、夜两字。

甲文巴(图一)是活脱脱盘曲着一条张开大嘴的猛蛇形。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大蛇叫巴蛇。《说文》:“巴,虫也,或曰食象蛇。”《山海经》:“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巴蛇能吃象,每吃完一头象,要过三年才能将象骨吐出来。成语人心不足蛇吞象可简省为巴蛇食象或巴蛇吞象。表示大蛇的“巴”还作地名,地名同样与蛇有关。我在本栏《触目惊心》一文记定触(觸)之蜀:“其形义当是人瞪眼注视警惕弯扭的蛇。”《山海经·海内经》:“西南有巴国。”巴国即三巴,巴郡、巴东、巴西的合称,今天指大巴山地区即四川省等区域。那里雨量丰沛,晚八时后到翌日晨八时前的夜雨量一般占全年降水量60%以上,气候潮湿加上从林遍布的生态环境适合虫蛇繁衍生长,故前人用简约直观惟妙惟肖的蛇图形造出巴蜀两字。赘语:“巴山夜雨”的巴山不是四川大巴山脉,明《蜀中名胜记》记载,重庆北碚的缙云山古称巴山,山中夜雨现象尤为明显。

巴蛇站在地上蜿蜒爬行,于是“巴”便有了粘贴、贴住、贴近其他事物方面意思,“巴”组出的词语不少有此引申字谊。具象的如:锅巴、盐巴、泥巴等;嘴巴,上下嘴唇贴住。“哑巴”讲不出话,如始终闭着嘴;爬山虎(又作爬山虎)巴(贴)在墙上;手掌为什么叫巴掌,也源于“贴住”对方,即扇他一巴掌。抽象的如:巴结(贴近讨好对方)、巴望(情感上盼望贴近);前不巴(挨着)村,后不巴店。由于“巴蛇”在蜀,四川方言很多处用了“巴”字:巴到起,意思紧挨着、很粘人;巴倒烫,指吃火锅时夹食物贴着滚烫锅壁上烫着的动作,重庆还有“巴倒烫餐饮店”。另有用巴字的无“贴”义词:尾巴,取蛇之形像动物尾。

夜(甲文,图二),历来观点,夜字以“月”为形,以“亦”为声,“亦”并不示义,夜在六书中属于形声。个别学者认为夜是大、月组出,而大与天通,夜是月亮挂天空义。

我认为大、天在表示物象大的泛义上可通,“天大地大人”,但单纯“大”的构形不表示天空。1.甲文天(图三)构形强调“大”的头上有一片天空(用横画或“口”形示意)。2.夜之“大”的左侧又有短斜画。古汉字往往区别于微妙之间。我的观点,夜与月配,是历来认可的“亦”字。夜的“亦”不仅是夜声部,“亦”同样表夜之形义。理由还是我多年来对秦(含秦)以前的“形声字”研究的结论,造字古人断然不会无厘头地将仅作为字音的声根与表示形义的字去配就新字。《说文》:“亦,人之臂亦也。从大,像两亦之形。”亦(甲文,图四),指人的腋窝,



中秋节的夜空 漫画 王祖和

表达方法系人伸展两臂又开双腿昂然站立的“大”,在“大”身臂相接处下方,各有一短画指向人的腋处。而夜字是“亦”去掉一个指向腋处短画,代之月(夕或月)。那么先人造亦月组合的“夜”想说明什么呢?我认定是:放眼望去,前面的人伸展两臂站在平地上,远处月亮冉冉升至其腋下,这个不高的位置如时间一个刻度,寓示“亦月夜”定格在夜晚刚开始时分。

缙云山自南北朝以来就是四川名胜,吸引历史上众多文人雅士前来探访游览。李商隐曾经小住于此,留下了这首描述“巴山夜雨”时境况和心情的千古绝唱。

闲谈

汪义群

这两天养病在家,又翻阅了《陶亢德文存》,其中一些文章读来确实饶有兴味。

因为是一亲历者,陶先生的许多文坛逸事虽是不经意中流出,即使八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仍觉新鲜。在《常常想起鲁迅》一文中,陶氏细致地描写了自己三次见鲁迅的经历,那个身着灰布长袍,脚踩橡胶鞋,挟一个用日本包袱包着的书包的鲁迅,活脱脱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尤其宝贵的是,书中讲到作者与鲁迅通信的经历。第一次是作者去信表示自己学日文的愿望,请他介绍相识的日本留学生。鲁迅不因他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青年而稍有轻慢,相反立即回应并周到地为他出主意,告诫其学外文与其个人传授不如进学校的好,还特地跑一趟四川路索取夜校的招生简章替他寄去。

鲁迅的这封书信是这样写的:“我和日本留学生之流,没有认识的,也不知道对于日文,谁算较好,所以无从介绍。”“但我想,与其个人教授,不如进学校好。这是我年轻时候的经验,个人教授不但花费多,教师为博学习者欢心计,往往迁就,结果是没有好处。学校却按部就班,没有这弊病。”

“四川路有夜校,今附上章程;这样的学校,大概别处还不少。……”

真是要感谢编者,若不是他大海捞针般地把陶亢德先生散失在各种刊物、用各种笔名撰写的文章一一搜索、考证,我们无缘结识这些埋没积尘的日文。我想,《鲁迅全集》再次修订时,这些都应该属于增补范围的吧。

管住嘴,迈开腿,已成时下人们养生的宝典秘笈。就说其中的迈开腿吧,路遇熟人,彼此大多会以“去走路?”作为招呼语。其使用频率之高,大有撼动以往“饭吃过哉?”这一固有地位的趋势。

迈开腿以体量论,当以马拉松为最。近年来,马拉松比赛在各地此起彼伏。一熟人是马拉松爱好者,或是漆黑的夜空下,他孤独而默默地长跑,是不是有一种什么样的精神需要在坚强地支撑着他?

暴走也正在走红,但那样子颇有点惊心动魄。去年冬到皖西出差,就见识了暴走团的威力。那天清晨晨朦间忽然耳闻外面口号声声,隔着厚实的中空玻璃,犹能听出阵阵铿锵的音调。赶忙起床从十三层楼向下张望,见旅馆临河的对

面是一公园,大队人员穿着整齐,个个情绪亢奋,为首的举着鲜红的队旗,正沿着环河步道阔步向前,犹如滚滚铁流,所向披靡,其势不可阻挡也。

以步作为健身最为大众化的是快走,介于慢跑与散步之间,俗称“走路”。走路的人,大多两三人结伴而行,或默然不语,或偶尔交谈几句,有臂膊上套着计步器的,有将上衣缚在腰间的,时有额头缠

着头箍的,神情专注。当他们大步流星经过时,你能发现他们的脸上汗涔涔,背上早已湿成一片。

在迈开腿的大军中,也有边走边一路拍手的,声音响亮,一路向前,旁若无人。还有拣僻静处在练习倒走的,每当看见他们,我的心会不由自主地悬起来,不是因为难,而是因为险。但我相信他们的心里在暗喜所有其他的迈开腿都比不上他们的倒走——据说在某些方面有特别的好处。

在我,最倾心的却是漫步了。但凡冠上漫步,大多显得自由自

在,比如漫笔、漫谈等等。有人说散步是最随意的,其实漫步比散步更悠闲。散步,步履缓慢,但较少驻足停下的。倘有人一起散步,更需彼此照顾合拍,实则额外地多了一分约束。见到旁边的一处景致,或许脚步有了旁逸斜出的念头;到了某个地段,也或许莫名地停顿一下,但因为是散步,这些念想你大多都会删除。如是漫步,或走或停,全凭自我,很有一种物我相忘的沉醉状况。

漫步还有一种深层的肌理,它能让进入心境的核心地带。人会比较沉静,而身边的景物似乎也会跟着沉静起来。漫步时,渐渐地会进入一种思接千载神游八荒的境界,眼前静止的景物,似乎也有了一种生命的颤动在与你对接。你可以读懂它,它也能读懂你;它的脾气,它的禀性,它的呼吸,你能一点一点地感受得到。而你的思虑也会一抛平日的烦杂,无奈的沉浮,变得异常清醒和超然,你能发现平日难得见到、感受到的美。

我们每天都在迈开腿,可是啊,能不能做到漫步呢?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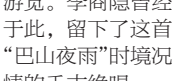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图一 巴(甲文) 图二 夜(甲文) 图三 天(甲文) 图四 亦(甲文)